



徐 峰

生命，以十二年为一个周期。2009年，是我生命中第三个周期的最后一年，也是我走上工作岗位的第十八年。十八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段段工作经历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子变成一个人到中年的妇人。犹记得十八岁时的自己和一群女孩子到那个国企报到时的情景，那时只求一份安稳的职业、一段平静的人生，又何曾会想到自己走过了这样一段平凡却不平坦、安静却不安定的职场之旅。也许最应感谢的是那些不得不面对的经历，让我咀嚼、体味与思量，于默默中走向成熟。

告别国企：不得不面对的下岗

如果不是那次并不成功的改制，或许我仍会和大多数人一样，在国企平静地等到退休；如果不是因为在国企郁郁不得志，或许我也不会走上那条苦涩艰辛的注会考试之路；如果不是那次不得不面对的下岗，我无法想象，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2004年的夏天，我不得不告别工作了十二年的国企。似乎除了那一张离职证明和有限的一点买断工龄的生活费，这十二年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

这是一次并不成功的改制。国企变为个人所有，换来的却是原有职工的纷纷下岗。面对凌乱的局面，我对企业的未来失去了信心；新任企业管理人员对职工的态度，也让我对未来的道路产生了怀疑。我以为，我还年轻；我以为，以自己的能力如果继续留在这里会是个错误，所以我是那样骄傲地拒绝了市政府改制工作组要留住我的好意。

办妥了一切离职手续，我到财务科领取了失业补偿金——一张薄薄的支票。我坚决地把自己的失业补偿金全部用在了儿子的读书上，因为我不需要用这

份补偿金为我的未来做保障，未来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纵然迷茫，但希望仍在。

也许是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离职，也许是因为这时的我尚且年轻，心里偶尔感觉有点痛，但却只是刹那之间，因为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

和民企说再见：渴望更广阔的空间

我常对社会充满感恩之心，因为这世界上有可感激之人；偶尔我会回忆生命中的一些人。乙便是我偶尔会忆起的人之一。

乙是我离开那个国企后工作的一家民企的总经理。我是在人才市场上遇到他的，当时他的公司新成立了一个销售部门，需要一些办公室人员。这个不大的企业的这份并不重要的工作并不引人注目。但正在备考注税考试、注会最后一科考试的我，也希望能有这样一份工作——不太忙碌、维持生活、安静即好。经过简短的交谈后，我随手递出一份简历，然后继续寻觅。

没想到的是，乙会直接约我面谈。是因为我的专业与工作如此不对口让他产生好奇么？是因为我的职称与考试经历让他产生了兴趣么？我不明白，他何以如此看重我的学习与考试。短短半小时的面谈后，他在我的简历上重重地写上了“有才气，综合用”这六个字，就这样我被录用了。

我在这家公司干了整整十一个月。这是一家新起步的公司，销售一直没有起色。我的专业和特长也没能得到我所希望的发挥。总经理对我很好，在这样一段下岗的日子里，他给了我一份足以维持温饱的收入、一个安静的可以读书的空间。或许对他而言，是想要留住一个希望留住的人，而对我来说，则希望有

一份好的收入，而这份收入应该有良好的企业效益作支撑；我希望有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也希望有一个空间让我能够付出我真正能够付出的知识、专业和能力。

这十一个月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安静的十一个月。回想起来，总会有丝丝温暖在心头掠过。我在这里通过了注会考试，也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以能力得到领导的信赖和尊重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只是在我心中，还有不甘平凡梦想。

与外企作别：结束飘泊的日子

和大多数通过了注会考试的人一样，我捧着一张全科合格证，希望在会计师事务所里谋一个职位，更多的是想要学有所用。我找来所有会计师事务所的联系方式，一家家地询问：“你们要人么？”结果是一次次地被拒绝。不是世态炎凉，这只是现实。小城市的会计师事务所竞争激烈，没有事务所愿意接纳和培养一个没有审计背景且无法找来业务的员工？更何况除了一张全科合格证，我的专业和经历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带着无奈，告别了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告别了多年来相依为伴的爱人，我拖着行李走上了异乡的求职路。在那个美丽的城市里，在经历了一些挫折后，我终于应聘到了一家有外资背景的事务所。

平心而论，我并不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人。初做审计时，我觉得自己是那样的生涩。对工作的不适应让我惶恐，同事们的业务能力让我备感压力，我常常问自己，是否能够在这一片领域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由于与总经理之间缺少交流的机会，我不知道在他的眼中，我是否是一个勤勉尽责并让他欣赏的员工，可我一直记得，在那段打工的日子里他所给我的意外。

到那里工作的第三个月，是我试用期的最后一个月。此时的我，甚至怀疑自己能否胜任目前的工作，试用期满后能否顺利地留下来。可在试用期结束前的两周，我突然看到我的邮箱里有一份人事经理写来的邮件，邮件上只有寥寥数语：“在这里工作的几个月里，由于你的工作勤勉踏实认真，总经理决定给你加薪。金额不大，聊表鼓励，希望你能更加认真地工作，成为公司的栋梁之材。”这个意外的加薪带给我的鼓励远超过金钱本身，因为我知道，公司的规定是工作满一年后才决定是否加薪。让一个日本人打破规矩，给一个尚在试用期的员工加薪，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坐在窗前，看着窗外，回味邮件中的那几句

话，甚是庆幸离我梦想的“专业人士”又近了一步。

总经理后来到我的家乡找我爱人谈过，希望我们能够举家南迁。他说，只有这样，我才能在公司长久地、安心地工作。可是，我在这里还是没有干满三年。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每周一次高速路上的奔波，让我疲惫；街头孩子的嬉戏和笑脸，让我流泪；下班后的晚上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对象，让我感到深深的孤独。2007年的春节，我提交了离职申请，我告诉总经理，我宁愿一年少挣几万元，也要换来可以天天看到儿子的笑脸。

总经理没有留我。也许是因为他也在异乡，能够理解我的心情。正式离职的那天，面对下岗、面对求职无门都没有流过泪的我，在走出公司大门那一刻流泪了。只因为，在那一刻，很多记忆扑面而来，那些小小的赞许和肯定，在我离开时忽然变得如此珍贵。总经理给我的卡上打入了一笔奖金，或许，对我来说这又是一次他给我的意外。

2009，不说离职

2009年，是我到现在供职的事务所工作的第三年。三年，从外地回到自己的家乡，从外资事务所到国内事务所，环境上和观念上都有着种种差异。

每当自己的审计理念无法得到客户的认同时，我不止一次地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每当自己东奔西走争取客户资源时，我自问是否已偏离了自己所设定的职业规划；当所有的努力未能获得环境的认同时，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要坚持。这让我会不自觉地想起，那些初做审计时的日日夜夜，那些从事咨询业务时所获得的认同，那些经意与不经意间所获得的赞赏与尊重。

一位朋友说，离职总是有很多种理由，不离职，只是一种习惯。我曾经的三次离职，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而不离职，又需要多少坚持与忍耐。这或许，也是一种习惯。

2009年，我没有选择离职，因为我在学会适应和改善。逃避环境，不如积极地改善环境，尽管这或许是困难的，但谁能说换一个地方从头开始就是容易的？逐渐地，我用专业积累了自己的客户；逐渐地，我在要求自己不必在意周遭种种，坚持做自己想做的。顺应环境，心有梦想，也许这样才会收获到想要收获的。■

（作者单位：江苏仁和中衡会计师事务所）

责任编辑 陈利花